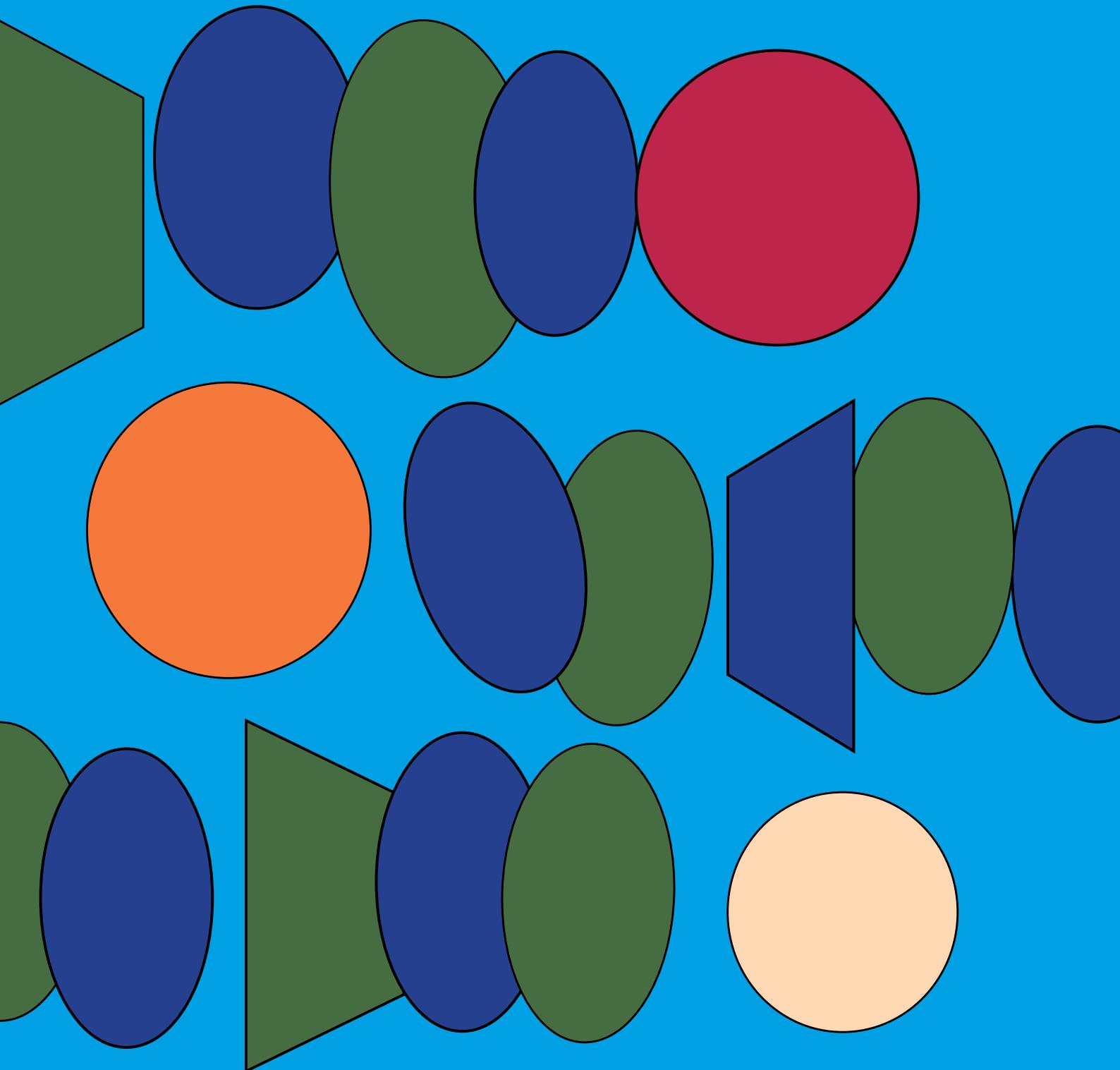


# 新進導演AI創作體驗： 低度技術運用大型語言模型



## 前言

感謝《香港戲劇概述2023》的邀稿，讓我有機會檢視過去兩年與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AI）相遇的歷程。回望這段期間的嘗試，可謂毫無「創新」可言，一點也不亮麗，一點也稱不上「art tech」（藝術科技）。如果你期望看到深度的技術文，可能會讓你失望了。雖然AI說不上為我的創作帶來天翻地覆的改變，但它卻潛移默化地成為我創作過程中的一部分。這些年AI確實為我的創作帶來了許多微妙而深遠的影響。

從人類歷史的宏觀角度來看，我們這一代可能是首批迎來AI技術的藝術工作者，那麼記錄我們這段時間對自身和創作的叩問，也許別具意義。在現時的發展速度下，真的難以預測十年後的光景。那就在下一浪科技革命來臨之前，回首一下我與AI邂逅的時光吧。

我過往主要運用的AI技術是大型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簡稱LLM），亦即是大眾最經常接觸的文字生成式聊天機械人，例如ChatGPT、Claude等。這篇文章主要回首我利用LLM創作的不同階段，並以「前進進戲劇工作坊」委約創作的《20XX XXXX XXXX》（《20XX》）作為分界線，討論這個創作的一些前塵往事，包括創作緣起，以及後續的一些影響和發展。

### 一、《20XX》外傳：挑戰巴別塔

如果要分享第一次有系統地運用LLM來協助創作，其實是一次處理非英語的外國文本的經驗。

當時我正在進行文本研究的工作，手頭上有一個粵語的譯本，然而有翻譯經驗或處理過翻譯文本的朋友都明白，單憑一個翻譯的版本有時難以準確推敲原文的意思，很多時譯者必須要根據自己的理解選擇一種譯法，然而這未必能夠貼合導演的詮釋。所以回溯原文，重新拓闊文字演繹的可能性，是導演經常要面對的工作。然而我不懂得原文的語言，逐字查字典似乎也不太可行，因為更多時候要查的，不是個別單字，而是字組所形

成的特別用語，有些可能帶特定文化涵意，或者句式的用法已暗示出某種特殊關係或身份地位上的差異。更甚是，在一詞多義的情況下，譯本只能保留一種意思，而我更希望不放過任何一個有可能的解讀。

於是，我特地托外國朋友替我找來原文劇本。當時，初上手ChatGPT的我，給予了ChatGPT一個任務。我向ChatGPT交代了劇本的基本背景和人物，然後告訴它，每當我輸入一句原文台詞時，它需要為我完成以下任務：

- 一、全句的中文翻譯；
- 二、拆解每一個詞組，將每個字詞獨立地翻譯一次，必須列出每個字詞所有可能的意思；
- 三、告訴我當中是否涉及任何文化背景或歷史含意；
- 四、舉例在日常中，通常運用這句說話時的情況。

效果超乎了我的想像。

ChatGPT乖巧地按照我的要求，恰如其分地、詳細地給我逐點回應。根據它的答案，我成功推敲出重新翻譯某些句子的可能性，並向譯者求教。譯者反映這些新演繹也是合理的，可以視乎演繹團隊的方向來選擇。譯者也承認有少部分內容可能比起當初他自己譯的更準確。

那時，ChatGPT還在初起步階段，誠然，資料也並非完全正確無誤的。它曾試過回應第三點時，自創了一些答案給我（幸而我夠小心眼，經查證後它被我狠狠地罵了一頓……），但是它已經大大地省卻了我的工作量。當時這類LLM還未能自己上網查找資料去進一步求證，只運用自己的數據庫。現在的版本基本上都能上網，並且能標示出資料來源，出錯率已大大減少。

「我們人類，是否即將成功克服巴別塔給我們的挑戰？」這是我那時候最直觀的感受。

## 二、《20XX》前傳：種籽Show Room

而正式開始以AI等未來科技為題材進行創作的，就要數前進進戲劇工作坊的《20XX 2XXX XXXX》，光是這個長得如信用卡號碼的劇名可能已經給予大家一些端倪，三組數字各自代表一個年份，隨著「X」的數量愈多，未來的可能性亦隨之拓闊。

### 源起：《華氏451度》

這個作品的源起，可以追溯至當時我和另一位主創陳子豐的合作。那時我們剛從香港演藝學院畢業，陳子豐饒有興致地找我合作，希望改編美國反烏托邦小說《華氏451度》(Fahrenheit 451) 成為劇場作品，當時的意念可謂跟AI風馬牛不相及。但現在回溯整個創作過程，我仍會以這本小說作為起點，皆因它燃起了我們對「未來」的想像。

《華氏451度》早於一九五三年出版，作者Ray Bradbury是二十世紀美國重要的科幻小說作家之一。故事設定於一個虛構的未來時空，除了提及二〇二二年發生核戰外，並未有其他時空設定的描述。小說描繪的未來世界因科技發展，消防員(fireman)已無火可救，轉而成為焚書的「縱火員」，可謂更名副其實的「fireman」。從救火變為縱火，這不僅是對納粹焚書與蘇維埃政權意識形態箝制的投射與警示，更是作者對未來世界與人性結合後的想像。今日重溫這部經典，不得不佩服作者的前瞻性與洞察力。而作為新進的創作人，我們又該如何因應自身處境，投射出屬於我們的未來呢？這激發了我們以「未來」為題的創作慾望。

正當我們的創作在醞釀階段，躊躇該如何開展，就非常幸運地遇上前進進戲劇工作坊的邀請。我與陳子豐加入了「三年共桌」計劃，成為共桌成員之二，希望藉計劃發展一個有關「未來」的創作計劃。

「三年共桌」計劃是前進進戲劇工作坊的一項為期三年的共修創作計劃，於二〇二三年啟動。簡單來說，就是讓一群劇場創作人在同一張「桌」上，一起學習、交流、碰撞，

看看能激發出甚麼有趣的火花。透過觀摩、沙龍、學習班、探索和演出等活動，彼此對話、交流想法，讓創意在這片共創的土壤中生根發芽。

我們最初提出的計劃是以以色列歷史學家Yuval Noah Harari的人類三部曲——《人類大歷史》（*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人類大命運」（*Homo Deu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和《21世紀的21堂課》（*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作為研究基礎，希望藉助Harari對人類歷史的分析及對未來的預測，創作出有的放矢的科幻狂想。尤其第二部曲《人類大命運》中，Harari預測了人類尋求永生、AI的崛起，以及對科技與宗教的重新想像，這些都成為我們創作的重要基石。

在這個醞釀過程中，AI悄然進入我們的創作視野，成為不可忽視的焦點。當時，OpenAI的ChatGPT 3.5尚未問世。然而，僅僅數月後，於二〇二二年十二月，科技界迎來了AI革命浪潮。ChatGPT 3.5橫空出世，將原本遙不可及的未來拉近至眼前。其低使用門檻讓我們只要擁有智能手機，便能體驗這個聊天機械人的強大功能，為生活各方面帶來前所未有的便利。

當然，這也引發了許多討論，關於AI如何革新人類的生活模式、AI是否會取代某些甚至全部工種等。當AI能夠創作圖畫及音樂後，對於藝術創作的討論也成為熱點。究竟藝術對我們而言有何意義，我們不得不再三思考。



種籽Show Room：《AI你點睇？》  
(2023) —  
攝影：Manson Leung  
照片鳴謝：前進進戲劇工作坊

## 萌芽：種籽 Show Room

在「三年共桌」計劃的帶領下，每個作品在初期發展階段都會經歷一個名為「種籽Show Room」的過程。顧名思義，「種籽」是指讓早期的創作種子得以萌芽的機會，將最原始的探索形式或主題率先向觀眾披露。

我和陳子豐正是在「種籽Show Room：《AI你點睇？》」中初次嘗試使用AI進行創作。我們最初的想像相當直接，大概與大家初次接觸ChatGPT時所玩的提示（prompt）相似，不外乎是試驗它對情境角色的理解能力、文本生成能力等。

我曾經想測試一下ChatGPT理解性格的能力，所以請它根據星座來創作十二個角色，並且讓這些角色接受升降機測試（elevator test）。以下是我給予的提示：「Hi ChatGPT，我想認識十二星座的性格特質，你可以為每一個星座都設計一個角色嗎？每個角色都需要有一個角色名稱、歲數、職業、喜好，而這些設定都需要符合他的性格特質。另外，請描述每個角色被困升降機時的反應、行為和說話，來呈現他的性格。」

這樣的小測驗於我而言，是一種理解和熟悉手上的工具很重要的一環。而基於它的生成速度之快，類似的小測驗可以在短時間內大量進行，漸漸便能大概摸索到它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明白其限制和缺陷。

要利用AI進行創作，首先需要了解其運作特性和原理。在準備《AI你點睇？》的過程中，我們嘗試了多款AI生成工具，包括圖片及音樂生成，但最主要運用的還是文字生成式的AI，而當時我們主要運用的是ChatGPT。因此，以下簡介一下ChatGPT這類LLM的運作原理，讓大家更容易融入我們的創作過程。

### LLM的運作原理

大型語言模型（LLM）是一種利用大量文本資料訓練而成的AI模型，能夠生成文字、翻譯語言、撰寫不同種類的創意內容，並以接近人類的口吻回應問題。這些模型使用深度神

經網路（deep neural networks）處理與生成文字，經過數百萬或數兆文字的訓練，學會找出資料的模式和結構，能創造出與人類對話內容相似的新文字。

我讓LLM介紹一下自己，並要求它表達簡單易明，以下是它的答案：

「想像一下，你在參加一個知識無窮的圖書館。這個圖書館裡有無數本書籍，涵蓋了各種主題，從科學、歷史到文學和娛樂。這個圖書館是自動化的，能夠閱讀並記住所有書籍的內容，還可以分析其中的語言模式和結構。」

當你向這個圖書館提出問題時，它會快速檢索相關資訊，並將不同書籍中的知識拼接起來，生成一個連貫且有意義的回應。這個過程中，圖書館不斷學習新的資訊，以便在未來提供更準確和詳細的回答。」

然而，這類模型有時會被形容為「隨機鸚鵡」（stochastic parrot），這是AI領域中用到的一個比喻，隨機鸚鵡形容LLM就像一隻能夠模仿人類語言的鸚鵡，但這隻鸚鵡並不理解語言的意義。它們只是按照使用者輸入的語句，根據概率和模式隨機組合詞語，然後生成看起來合理的句子。這樣的生成很可能會產生看起來有意義的回應，但在實際交流中，隨機鸚鵡可能會缺乏上下文的理解和深度思考。

這凸顯了LLM的一個潛在問題：即使它們能夠生成看似合理的回應，卻並不具備真正的理解能力。因此，在使用這些模型時，需要特別注意它們生成內容的準確性和可靠性。

### 種籽Show Room的流程

#### 第一部分：AI生成的自我介紹

初期的ChatGPT胡亂說話的情況可說頗為「猖獗」，正如前文所言，LLM非常擅長生成一些看似是非常頭頭是道，合乎文法規則的文字，但細看才可能發現漏洞處處，甚至混雜很多錯誤資訊其中。作為創作者，有一個如此「大膽」的創作夥伴，當然要好好利用。

作為劇場新鮮人，我們要讓觀眾認識我們，於是，我們要求ChatGPT為我們生成自我介紹，給出自己的名字為提示，以及交代我們是劇場演員及導演，以下是ChatGPT生成的結果：

「陳子豐，著名台灣男演員，生於1983年，畢業國立中山大學電影系，他的演藝生涯始於2006年，曾演出電影，電視劇及網絡劇作品，當中代表電影包括：《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沉默的證人》以及《咱們結婚吧》，以及電視劇《我可能不會愛你》等等，他的演繹廣受觀眾及影評肯定，曾獲獎無數。」

「盧宜敬，香港著名電影導演，監製，編劇，出生於1955年，畢業於香港大學機電工程系，於1977年加入電影行業，曾擔任助理導演，編劇，於1980年代起擔任導演，作品風格非常多變，代表作品包括《賭神》，《古惑仔》系列，《喜劇之王》，他的作品可見其獨特的風格和細膩的情感，他的作品經常使用暴力，黑幫文化，人性以及道德作為主題探討當代社會議題，他不但於亞洲地區受到歡迎，更在國際社會上獲得關注和肯定，他經常擔任國際電影節的評審及主席，為推動全球電影業作出重要的貢獻。」

多謝各位。

承蒙AI的「厚愛」，為我們撰寫了兩篇如此亮麗又跟事實絲毫沾不上關係的個人介紹。從這兩篇自我介紹可以看出，當時的ChatGPT數據庫中似乎較缺乏劇場資訊，經常借用電影界資料胡謅一通。這似乎也是側面反映出劇場作記錄保存的需要，否則劇場資訊可能會在數據大海之中被淹沒吧？

回歸主題。這兩篇自我介紹帶給我們甚麼啟示呢？除了成就出《捉智雙雄》（*Catch Me If You Can*）的騙局情節，我們還可以怎樣利用這種文字作為創作養分呢？我們留意到的是AI對於模仿語境的能力。在《AI你點睇？》，我們嘗試把這兩段文字演繹出來，配上「香港電影金像獎」的主題音樂，並以正經八百的聲音演繹，彷彿一下子真的成了在電影頒獎禮場合的得獎者介紹。劇場中，幻象與想像力往往是重要的一環，有時甚至比真實來

得更引人入勝。如此低成本、高效率的創作生成，是否可以發揮出更大的效用呢？

我們決定更進一步。



種籽Show Room：《AI你點睇？》（2023）— 攝影：Manson Leung 照片鳴謝：前進進戲劇工作坊

## 第二部分：劇場被科技淘汰？

究竟ChatGPT的創作範圍還可以做到甚麼？我們決定把它再延伸。我們最初拿著的一個核心命題，現今再看似乎已經是一個老掉牙的叩問，就是「究竟AI會否取代人類？」當然，這個問題涉及多個層面的討論，以及一連串關乎定義的問題。那麼，「劇場究竟會否被科技淘汰？」於是我們也即席把這個討論丟給AI，它的回答如下：

「雖然AI發展得很快，很多傳統職業都面臨變革，但我相信劇場工作者有其獨特且不可取代的價值。你需要豐富的人文素養，創意，直覺和人際溝通能力，你可以視AI為一個強大的工具，提升創作效率和質量，善用AI可以讓你專注更有創意的部分，探索新的表演手法，以及嘗試突破傳統的劇場界限。」

連它的回答都十分老掉牙兼且政治正確。ChatGPT一向被人詬病言論限制多多，一概不能生成所謂「不良內容」以及違反主流價值的言論，例如對於「AI會取代人類」等言論會一概回覆類似的回答。

不過，作為創作者，我們或許更關心的，不是AI是否會取代我們，而是它會如何影響我們對「創意」的看法。在AI的浪潮下，我們的創意會被激發，還是我們會選擇將創作的權力交給AI？我們知道，AI的生成能力非常強大，只要有足夠的數據，它可以快速產出任何我們想要的文字。但原創呢？AI能夠進行原創創作嗎？

這個問題涉及到原創背後的能力和自主性。所謂自主性，指的是AI是否能夠有意識地進行創作。這樣的討論涉及科學界對意識如何存在的爭議，這裡我們先不深入探討。如果單純討論原創的能力，便需要探討我們的創意究竟是如何產生的？我們應該如何理解我們的創意呢？

在創作的初期階段，我試著整理自己的思路，當時我寫道：「每當我們嘗試創作新的東西時，通常會回顧自己的經歷，將不同的元素重新組合。所謂創意，實際上就是將已有的元素以不同的方式拼湊在一起。AI的數據庫涵蓋的範圍，遠超過人類一生能夠經歷或接觸到的事物。它所運算出的各種組合，無論多麼巧妙，都超出了人類的能力。這也是AI在創作過程中與人類的根本區別。」

然而，我並不是消極地認為AI會取代人類的創作，而是指出，正是AI處理海量數據並快速生成組合的能力，使它成為一個強大的創作工具。AI幫助我們將想像在短時間內呈現出來，並且能夠以更少的資源來驗證創意的可行性。

### 第三部分：與AI的互動演出

在《AI你點睇？》的最後部分，我們以AI的強項作為總結。我們向AI提供了一個故事大綱，並根據不同的要求，請它生成多個戲劇片段，然後即場演出這些片段。

以下的生成要求，大多來自於當下與觀眾的即時互動。

「請將劇本改為AI與太空人的對話，內容必須包括人性討論，以及太空人內心深處的感受，太空人和AI會互相用花名稱呼對方。每一句對話的開端必須以表情符號作為語氣提示，寫作風格要偏向周星馳式喜劇，AI的說話方式請參考徐志摩，主題要圍繞青椒星洲炒米，並作為全劇的貫穿象徵。」

這類遊戲我們在試驗的時候也玩個不亦樂乎，觀眾亦被AI即時生成的效果逗樂了，十分「無厘頭」（莫名其妙），沒有深度。但無論要求多麼荒唐，AI依然能在數秒內生成並盡量符合要求，完成命題寫作。是次的互動遊戲，我們利用了AI本身的生成速度和特性，融入在劇場的互動當中，營造出喜劇式的小驚喜。

### 三、《20XX》正傳：《20XX 2XXX XXXX》

種籽 Show Room 紓予我們很大的反思，也為AI介入創作提供了一些可能性。觀眾亦給予了頗為正面的評價。然而，在正式開展《20XX 2XXX XXXX》時，我們決意要反其道而行，除了腦震盪的創作階段，以及排練的討論階段，在寫作過程中的一字一句都由我們自己親手撰寫。這算是我們對自己的一種要求吧？現在回想，可能更多是一種身為創作者的傲氣，不願意下放創作權力給AI，同時也是想給予一種對自己能力的肯定。

在撰寫這段文字時，我不禁反思：現在的我又是怎樣看待必須由自己親手寫下一字一句這回事？如果我為AI提供提示，讓它生成大部分內容，並透過不斷指示來修改，那最終的作品，我是否會稱之為「我的作品」呢？

雖然這個問題的答案並非一概而論，但過去兩年來，我發現我的心態似乎已經有所改變。至少，我不再堅持每個字句都必須由我親自敲擊鍵盤輸入。那麼，我是否如我上文所說，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將創作的權力下放給了AI呢？而那些生於AI時代，比我更年輕的創作者，又會不會更容易擁抱AI，並讓它在創作中有更大程度的參與呢？

我沒有答案。



《20XX XXXX XXXX》（2023）— 攝影：hongnin. 照片鳴謝：前進進戲劇工作坊

## 獨立原創四短篇

言歸正傳。《20XX XXXX XXXX》由四個獨立的短篇故事組成，主題圍繞對未來的想像。劇名就是由三個未知的年份組成，寓意故事發生在未來，或遠或近，年份就由觀眾去補上。陳子豐負責撰寫《漂流誌》和《在世界盡頭返轉頭》兩個短篇，而我則負責《鸚鵡》和《兩個導演與AI》這兩個短篇。

### 故事一：《漂流誌》

《漂流誌》設定在人類已具備星際殖民技術的遙遠未來，地球因太陽膨脹而瀕臨毀滅。為了保存人類，人類啟動了「方舟計劃」，派遣志願者前往尋找宜居的新星球。故事的開端是其中一位志願者獨自前往二十光年外的星球Gliese 581g，意外提前一年甦醒，並發現太陽已經吞噬了地球，所有的遷徙計劃頓時變得毫無意義。他只能在一片虛無中等待到達未知的星球，而當他到達後，這個星球也無法延續人類生命，唯一確定的是他將孤獨地死去。他不斷錄下漂流日誌，反而更令他質疑行為本身的意義，甚至一度因長期孤

獨而瀕臨崩潰。最終，他凝視著黑暗，繼續漂流。個人英雄主義的幻滅，迫使他重新定義生命的意義。作品以獨白貫穿，結合科幻元素與存在主義的叩問。

### 故事二：《鸚鵡》

《鸚鵡》描述的則是一個近未來的社會，AI已經深度介入專業領域，各種輔導行業均被「強烈建議」配戴AI耳機以提升判斷的精準度。然而，駐校社工巫先生因抗拒使用耳機，而捲入一宗學生自殺案件的死因研訊。一名被巫先生評估為「低自殺風險」的學生跳樓身亡，家屬指控其疏忽。法律助理Reechel協助巫先生應對研訊，卻引發出社工與法律助理對於科技與人性拉扯的爭論。當AI取代人類判斷，那麼責任應由數據還是人性來承擔？機械化的「完美對話」又會否扼殺真實情感的連結？經歷過AI工運、屬於舊時代理想主義的社工，在AI的洪流中，呼喊著「人性永遠高於AI」的口號更顯得蒼白無力。

### 故事三：《在世界盡頭返轉頭》

《在世界盡頭返轉頭》顛覆了未來反烏托邦故事常見的冷峻氛圍，採取輕鬆胡鬧的方式來探討世界的虛幻與真實。故事設定在天涯海角的一處懸崖邊，這裡被視為「世界盡頭」，四名角色在此相遇，包括因愧疚而被石化的軍人、追尋真相的流浪者，以及一對因不斷變換外貌而迷失自我的情侶。他們無意間發現，懸崖之外竟存在著「無形之牆」，它能夠彈回一切墜落的物體，這一發現迫使他們開始質疑現有世界的真實性。「無形之牆」是否暗示著世界其實只是虛擬的牢籠？如果最終他們發現一切只是虛構，那麼這段旅程是否依然值得他們走下去？

### 故事四：《兩個導演與AI》

《兩個導演與AI》是一個將自己「擺上枱（台？）」的作品，故事圍繞兩個未來劇場創作者Kingston（就是由我飾演）和David（就是由陳子豐飾演）對於劇場與AI的爭辯。故事設定在劇場幾近式微的世代，他們透過與AI的對話，發生一場又一場關於創作本質的思辯。Kingston代表著務實的革新者，擁抱AI的潛力，以「人類本質亦是數據」否定靈魂特殊性；David堅持劇場的人性溫度，演員的真實體驗無法被數據複製，卻恐懼時代終

有一日會將這種理想主義淘汰。而理性與嘲諷並存的AI，既是工具也是鏡子，映照人類的自大與脆弱。究竟劇場會否變成夕陽工業？而當AI能從「一」走到無限，那麼人類由「零」到「一」的獨特性是否僅剩自我安慰？若藝術終將消逝，我們為何仍執著於表達？

這個作品既是虛構的創作，同時也是我們對AI產生切身影響的反思，當中的辯論內容包括了我們當時創作的所思所想、內心的掙扎以及惶恐不安。



《20XX XXXX XXXX》（2023）— 攝影：hongnin. 照片鳴謝：前進進戲劇工作坊

## 反思

四個獨立短篇風格迥異，對未來的想像亦不盡相同。我們在探索未來主題的同時，卻選擇在創作手法上排除科技的介入。這是否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當時我們對AI參與創作的態度——對其潛力保持關注，卻仍對它在創意過程中的角色抱持審慎態度？

然而，AI的發展並未停滯，全球範圍內AI參與創作的案例層出不窮，甚至開始被納入正式的文學競賽。二〇二三年，內地舉辦了首屆「中文AI微小說大賽」，參賽者必須在為期八

天的創作期內利用AI完成作品，並提交與AI的互動紀錄，以證明作品確實是AI生成的。  
(過往創作者往往須證明作品是自己所寫，如今卻反過來要證明AI才是主要創作者……)

二〇二四年，日本小說作家九段理江憑作品《東京都同情塔》獲得第170屆「芥川龍之介獎」，她大方承認曾使用ChatGPT輔助寫作，得獎作品中約有5%的內容是AI直接生成的。她亦表示，未來仍會持續使用AI來輔助創作，視其為一種強化寫作效率與靈感激發的工具。這一事件在文學界引發熱議，支持者認為這是技術進步的自然趨勢，而質疑者則擔憂AI的介入是否會削弱人類創作者的獨特性，甚至改變創作本質。

這種趨勢似乎已無法逆轉，未來只會有更多人採用AI作為創作夥伴，甚至可能出現更多純AI生成的文學作品。那麼，在這個新時代，如何在確保人類仍握有創作主導權的同時，充分發揮AI輔助創作的潛力？我們應該如何重新定義「創作」與「作者」的概念？或許，這正是我們創作者在面對AI時，無法迴避的關鍵問題。

#### 四、《20XX》後傳：Beyond the Singularity

就在完成《20XX XXXX XXXX》之後，意想不到地，我和陳子豐居然獲邀以藝術家身份，再次運用AI進行創作，並參與「藝術·科技」展覽2.0的壓軸展覽「過化存神」(Beyond the Singularity)，於二〇二四年三月至四月期間展出。這次機會讓我們再次思考，AI不僅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更在藝術創作的模式與生態中帶來了怎樣的改變。AI能夠生成影像、作曲、寫詩、撰文，甚至創造沉浸式體驗，但我們並不滿足於僅僅使用AI來創作一次性的作品。

於是，我們開始狂想：如果我們能夠運用AI打造一個創作工具，是否能徹底改變劇本創作的模式？這個想法催生了「AI劇本醫生」的構想。



《劇本醫生（選段）》於「過化存神」（2024）展出 — 照片鳴謝：香港藝術發展局

在影視與電影產業中，劇本醫生一直是幕後的重要角色，他們擅長診斷劇本問題，從人物設定、對話到情節結構等各方面為編劇提供建議，例如讓劇本更具張力，也使編劇的意念得以充分展現。

LLM擅長自然語言處理與深度學習，通過分析海量劇本數據（包括經典劇作與編劇理論），學習故事結構、角色互動與情感張力等劇本創作的關鍵要素。因此，它非常適合作為創作夥伴。理想狀態下，AI劇本醫生可以根據角色設定（如年齡、職業）生成符合身份的對話，供編劇選擇或改寫；也可以通過比對相似類型的劇本結構，為編劇提供修改建議。更重要的是，AI劇本醫生不僅僅是「糾錯工具」，更是一位「共創夥伴」——編劇可以輸入模糊的概念，AI隨即生成多個版本的場景草稿，激發創意，讓創作過程更加流暢和高效。

我們夥拍人工智能顧問陳家明，嘗試借用四本編劇理論書來建立這個AI模型的資料庫，包括：Lajos Egri《編劇的藝術》（*The Art of Dramatic Writing*）；John Truby《故事寫作大師

班》（*The Anatomy of Story*）；Robert McKee《故事的解剖》（*Story*）和《對白的解剖》（*Dialogue*）。

這四本書可謂編劇界的聖經，提供了許多實用的原則和典範，讓AI得以學習，例如三幕劇結構、英雄之旅結構等。這些故事結構的原型，能夠幫助《劇本醫生》診斷劇本問題並提供建議。我們期望它能學會辨析劇本風格、劇情發展、角色設計、對白風格及題材元素等，並透過AI重新詮釋編劇理論，提升其應用價值。

在設計《劇本醫生》的應用介面時，我們希望優先引導使用者提供創作素材，而非鼓勵創作者將創作的主導權完全交給AI。以下是我們設計的應用版面：

你好，這是劇本醫生，我可以為你提供以下協助：

- 1) 劇本分析與建議：對於劇本寫作的各個方面提供分析和建議，包括故事結構、角色發展、對話、主題、衝突等。
- 2) 故事發展：幫助你發展故事情節，提供創意點子和故事構思的建議。
- 3) 角色創建：提供角色創建的建議，包括角色背景、性格、動機等的設計。
- 4) 對話改進：幫助你改善劇本中的對話，使其更加自然、有深度和吸引人。
- 5) 文本分析：對上傳的文本文件進行分析和摘要，提供關鍵訊息的概述。
- 6) 寫作技巧與策略：分享寫作技巧和策略，幫助你提升寫作水平。
- 7) 答疑解惑：對於劇本寫作和故事創作過程中的疑問提供解答。

你可以告訴我需要怎樣的協助，你也可以提供你的創作進度，好讓我更能了解你的需要。例如：

「我有劇本初稿，請為我的劇本提供意見。」

「我有劇本大綱，請協助我發展成劇本。」

「我有初步想法，請協助我完善主題和意念。」

「我有模糊概念或感覺，請協助我整理和發展。」

《劇本醫生》允許使用者上傳初稿劇本或劇本大綱，讓它能夠針對故事內容進行深入分析，並提供具體建議。當使用者上傳劇本後，《劇本醫生》會先進行文本解析，識別劇情走向、角色關係、敘事節奏等關鍵元素，並比對經典劇作和編劇理論，分析劇本是否符合敘事規律，或者是否存在情節斷裂、角色動機不足等問題。

如有興趣，歡迎到以下連結試用：

<https://chatgpt.com/g/g-rXI7XdHHy-ju-ben-yi-sheng-2-0>



《劇本醫生2.0》應用版面 — 照片鳴謝：盧宜敬

我們不再滿足於視AI為噱頭的文字玩具，而是希望打造一個能夠長遠協助創作者的AI系統，讓它真正成為創作過程中的可靠夥伴。我們希望《劇本醫生》不僅僅提供機械式的分析或改寫建議，而是能夠與創作者建立互動與對話的關係，幫助他們更有意識地掌控自己的創作，甚至在靈感枯竭或遇到瓶頸時，能幫助激發創意。

創作者面對的並非只是技術的革新，而是對創作本質的重新思考。究竟《劇本醫生》能否幫助創作者重新獲得對自身作品的主導權——讓AI成為創作的輔助，而非主導？然而，當AI的介入愈來愈深入，創作的邊界會如何改變？人類與AI的合作會產生怎樣新的創作模式？我們是否會過於依賴AI，反而削弱了原本的創造力？

## 後記

正所謂「科技日新月異」，以往口號式的形容，今時今日聽起來別有一番滋味，上年還覺得很新鮮的念頭，轉眼已經成為大行其道的產物。如今AI劇本醫生已不算甚麼新鮮事物，大型語言模型的對話能力亦愈趨成熟。

走筆至此，當下的潮流是內地公司研發的大型語言模型DeepSeek，據聞只用上OpenAI不到十分之一的資源便成功開發效能媲美ChatGPT 4.0的模型，雖然爭議眾多，但筆者實測過，發現其中文（包括粵語口語）的理解和寫作能力，的確非常優秀。ChatGPT有時還會生成出不太流利的廣東話，而DeepSeek卻能操流利而地道的廣東話，這當然與其研發團隊專注於華語地區的訓練資料有關，使其中文水平超越了ChatGPT。這種進步絕對促使AI劇本醫生的中文創作，尤其是粵語創作的發展更加成熟。近年保育本土文化的意識得到正視，AI的數據庫會否成為保育粵語運動的其中一條防線？

至於筆者本人，因為這兩年一連串的創作機遇，也逐漸習慣了AI融入自己的創作模式，隨時隨地向AI發問。在短時間內，我能收集並整合大量的網上資訊，效率之高，的確讓我節省了許多時間，從而更專注於我真正需要關心的議題。

又再一次，我打開ChatGPT，問AI如何協助人類進行藝術創作。

我原本預期得到一貫老掉牙的回應，豈料它居然引用美國著名編劇Aaron Sorkin的說話來回應我。它的回應似乎十分適合為本文作結，我決定在此跟大家分享：

「AI的真正價值，在於將創作者從繁瑣的技術性工作中解放，讓創作者更專注於『人類獨有的領域』——情感的複雜性、文化的深度對話，以及挑戰敘事框架的勇氣。正如編劇艾倫·索金所言：『工具永遠在變，但好故事永遠需要一顆敢於脆弱的心。』在AI的輔助下，或許我們終能更靠近那個終極問題：『究竟是甚麼，讓一個故事值得被述說？』」

才怪！

Aaron Sorkin根本沒有說過這句話。

(所有斜體引文均擷取自大型語言模型)

### 盧宜敬

「劇場方程式」創辦人之一，主力編導。先後畢業於香港大學及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

二〇二四年憑執導香港話劇團《半桶水》獲得香港小劇場獎最佳導演，另憑劇場方程式《塵落無聲》及藝君子劇團《牽牛花》囊括該年所有小劇場獎最佳導演提名。憑執導《塵落無聲》榮獲香港舞台劇獎年度優秀製作，並同時獲得香港舞台劇獎、IATC(HK)劇評人獎、香港小劇場獎一共十五項提名（包括劇本、導演、演員等獎項）。

二〇二一年憑畢業作品《金龍》獲校內傑出導演獎，並獲提名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導演（喜劇 / 鬧劇）及香港小劇場獎最佳導演，作品亦成功入圍IATC(HK)劇評人獎年度演出獎。

現為自由身戲劇工作者，涉獵編、導、戲劇評論、作詞等崗位，同為前進進戲劇工作坊「三年共桌」計劃成員之一。

# 香港戲劇概述 2023

## HONG KONG DRAMA OVERVIEW 2023

版次 2026年1月

First published in January 2026

資助 香港藝術發展局

Supported by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計劃統籌、編輯	陳國慧	Project Coordinator and Editor	Bernice Chan Kwok-wai
編輯	朱琼愛	Editor	Daisy Chu King-oi
執行編輯	楊寶霖、石育培*	Executive Editors	Yeung Po-lam, Shek Yuk-pui*
英文編輯	黃麒名	English Editor	Nicolette Wong Kei-ming
英文校對	Rose Hunter	English Proofreader	Rose Hunter
設計	TGIF	Design	TGIF

© 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未經版權持有人許可，不得翻印、轉載或翻譯。

©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atre Critics (Hong Kong)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cited or translated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出版 Published by

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有限公司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atre Critics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3-06C室

L3-06C, Jockey Club Creative Arts Centre, 30 Pak Tin Street, Shek Kip Mei,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 Tel (852) 2974 0542 傳真 Fax (852) 2974 0592

網址 Website <http://www.iatc.com.hk> 電郵 Email iatc@iatc.com.hk

國際書號 ISBN 978-988-76138-5-5



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為藝發局資助團體  
IATC(HK) is financially support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The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supports freedom of artistic expression. The views and opinions expressed in this project do not represent the stand of the Council.

\*藝術製作人員實習計劃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The Arts Production Internship Scheme is supported by the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